

以素描的名义

中央美术学院·戴士和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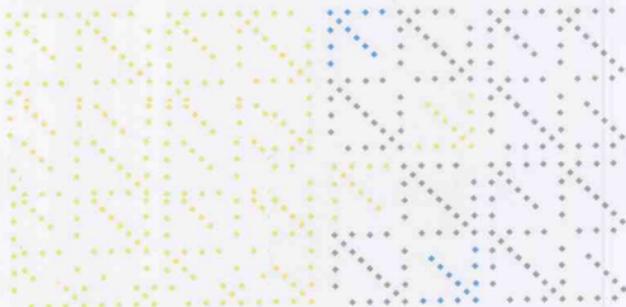
想象力与创作实践



想象力与创作实践

XIANGXIANGLI YU CHUANGZUO SHIJIAN

□ 以素描的名义



丁 品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想象力与创作实践/丁品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4
ISBN 978-7-229-00602-0

I . 想… II . 丁… III . 想象—艺术手法 IV . J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6514号

想象力与创作实践

XIANGXIANGLI YU CHUANGZUO SHIJIAN

丁 品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郭宜 郑文武
责任编辑 郑文武 夏添
责任校对 何建云
封面设计 郑文武 刘洋
版式设计 郑文武 刘洋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ts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9.25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90千

印数：1—5000

ISBN 978-7-229-00602-0

定价：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以素描的名义》丛书编委会成员

主 编：戴士和 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 院长

副主编：李 帆 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版画系 副主任

陈卫和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教育学系 前主任

编 委：丁一林 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油画系 副主任

吕胜中 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实验艺术系 主任

李 帆 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版画系 副主任

苏新平 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版画系 主任

陈卫和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教育学系 前主任

高天雄 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基础部 主任

曹 力 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壁画系 主任

隋建国 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雕塑系 主任

戴士和 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 院长

(以上排名按姓氏笔画排列)

□ 总序

素描在中国不是土生土长的，它是向外国人学来的。为什么要学？因为要画新画，新美术需要素描。为什么要画新画？因为中国人要换一种活法。于是才有这百余年素描引进的故事。到今天，故事还在发展，而且总是发展得出人意料。本以为，素描有素描的规律，把握住它自身的法则，从政治或其他非艺术的制约下解脱出来就成功了。本以为，欧洲人教素描几百年了，横竖就那么几条基本道理从来不变的。本以为，素描总是基础，没有什么比素描更重要的。但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素描变了，教学也变了。很多重要的东西在边缘化。虽然这一切变化出人预料，但是有声有色，时时处处，故事发展的每一个转折都鲜明地记录着中国人求生存，求发展，不容忍墨守成规，务求换种活法的决心。虽然只是个小小的，没有用场的艺术，其实正与社会人生处处相通，它启迪心灵，拓宽视野，扫清精神障碍，它使得臣民不再恭顺，它使得弯曲的腰板挺直，它使得小人物不再迷信权贵，它使得人人自尊，人人懂得相信自己的所见所想，从而使整个民族的精神强大起来。

素描曾经是新美术的旗，因为曾经是科学民主的化身。我们记得那段故事，我们得益于那段历史，我们继承并发展着，因为我们就是求生存求发展的当代中国人。



二〇〇八年夏

□ 前言

“要问什么是想象力，一千个人都会做出一千种不同的回答和解释。那些美学家、理论家更是众说纷纭。怎样解释并不重要，重要在于你的想象力是否插上了生命的翅膀。在你还不会飞的时候，她会给你带去好运，她会给你带去自信，使你获得更多的灵感和新意。她会使你的事业与生活注入永恒的活力，她会成为你毕生的益友。想象力从她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为着那些敢于思考、敢于梦幻、敢于创新、敢于挑战自我的人护航。”这些话是我几年前为动画研究班学生的一个“诗配画展”写的前言。我衷心地希望大家继续发挥每个人创作热情和潜能，为艺术献出学生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鹏飞。

记得也就在那时，我接手漫画教学不久，客观上由于急于不断开课的缘故，使我对漫画的认识和实践急速地由浅入深，对漫画的灵感和对漫画的渴求，也使我在脑子里和行动上有了成型的东西，而主观上我一贯反对对漫画的漫画、唯讽刺与幽默的讽刺与幽默，我最不喜欢的是漫画在报刊上空洞的说教，以及那些毫无艺术根据的滑稽和搞笑。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纵观漫画的特性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和完整的解释，这倒成了件好事，反而给我这个不喜欢画漫画却来主教漫画的人以很大的空间和自由。我自身的条件是有独立的观察能力和审美能力，有灵活的造型能力，能够把许多奇妙的想法注入在自己的作品中，并正在不断努力使这些想法影响目前的教学。我主张艺术的变化和创造的活力，敢于大胆尝试，敢于风格创新和与众不同。在漫画课还没有形成照本宣科的局面，在漫画

的概念仍然处于混乱的时段，在漫画大师可以假唱。漫画教师可以无知的年代，正是这一切构成了发展自我最有利的时机，使自我想象潜在教学实践中得到锻炼和验证。

这几年，我时刻注视着，那隔海涌入的日本漫画像漂浮的垃圾在中国泛滥的现状，我们的青少年却把“她”比作天上的馅饼，他们根本不理会什么中国漫画传统。我总在想，假如说那么一天：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开始爆炸了，亿万中国人把亿万本日本漫画丢回那个弹丸岛国。丢是丢了过去，而我们自己的漫画书一小时还会不出来。面对着美好的前景，仍然是一片空白。那些死灰复燃盗版书商又会重整旗鼓从外来书中寻找发财的机会。我们创作不出自己的漫画，自然让外来的漫画占领了国内的图书市场，特别让那几位港台漫画家坐在我们空缺的位置上坐享其成。向着我们大谈漫画的韵味和“大师”之道。真是可悲可叹！这是我步入漫画后的一种奇特现象，观感是如此的强烈。

另外，和漫画紧密相关的动画，在大家的心目中，有着前人的成就和辉煌的中国动画，自然可称得上是在发展中人们梦幻未来的一块大蛋糕。而今，就在等待放蛋糕的桌子前，早已是里三层外三层围着手持餐刀的人，谁都想挤进来从这里分享一块。可遗憾的是：无论怎样蒸锣密鼓，或是“动画总动员”也无济于事，这只蛋糕迟迟抬不来。问题在哪？问题很多呀，最明显的是画动画的人太少，而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的人，想吃蛋糕的人太多。

联系动画讲，就在于我们面前大

量的人在没完没了地“论证动画”、没完没了地“产业调研”，在“包装”、“打造”、“平台”、“运作”、“接轨”、“利润”等字眼下，似乎动画可以不再强调绘画的根基，不讲美术语言和风格，不系统地进行画面的训练，也不提倡动手的能力，靠说就可在一夜之间出现动画的奇迹。而这一切形成了既没有艺术想象力的动画教学，也没有什么作品的动画产业链……一窝蜂的大干快上是当前中国动画的闹剧。

动画，毕竟动的是“画”，毕竟动的不是“别的”。这正是动画最基本的定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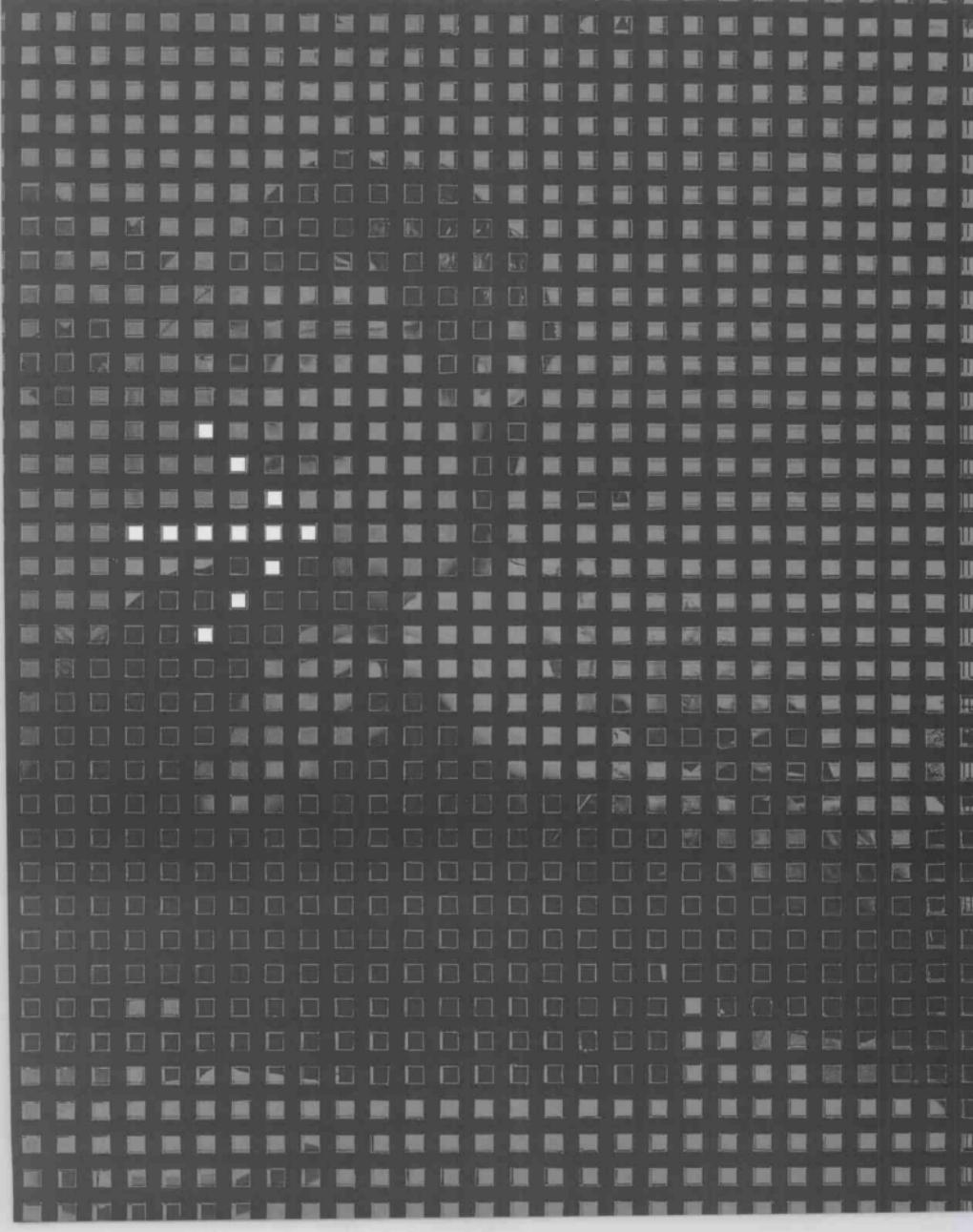
我们还是冷静下来，重新捋顺我们的思路和日程表，最好还是重新拿来一张白纸和一支铅笔，从第一幅画面的构思做起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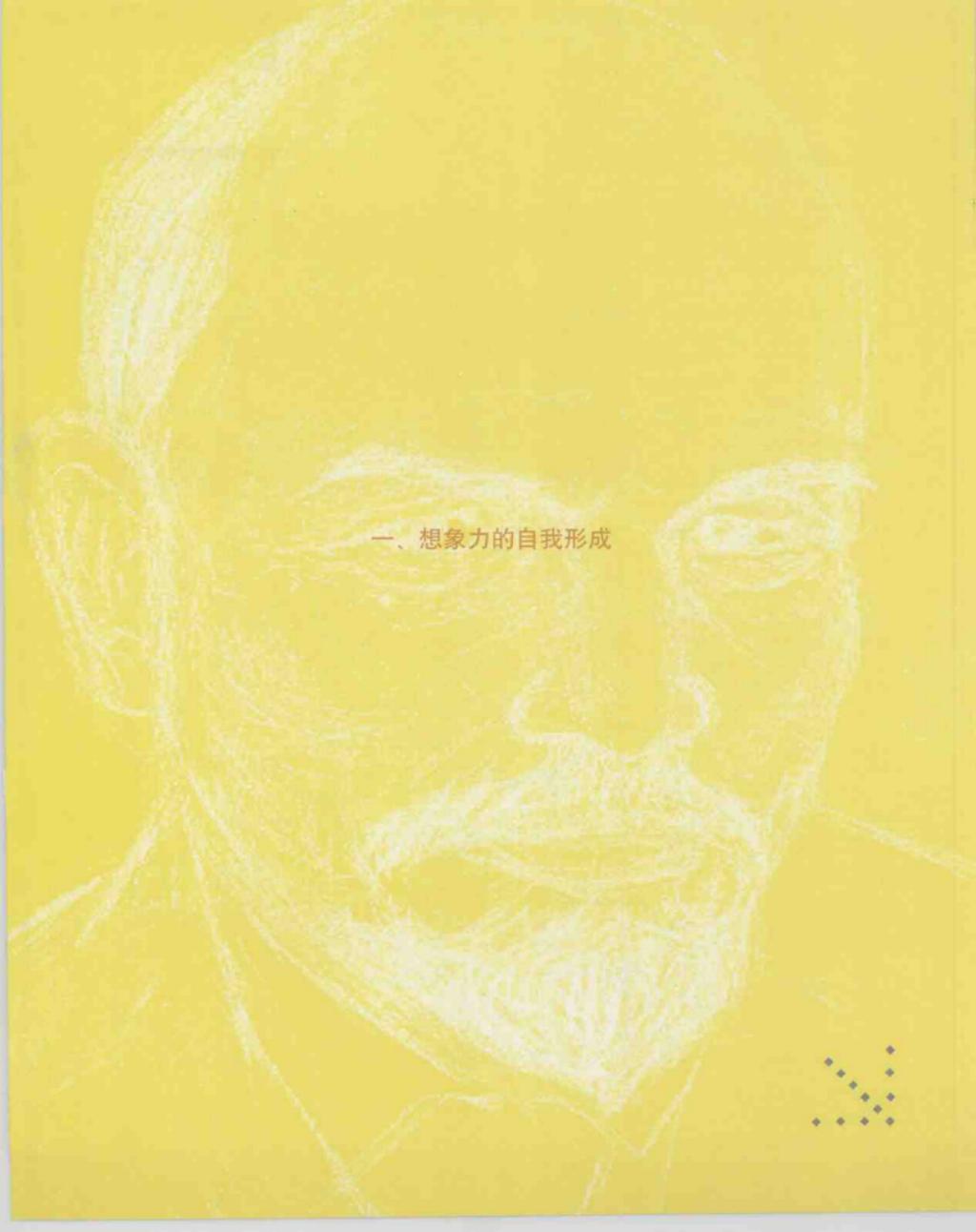
我要说，在这一幅幅重新开始的作品里，我们重新从零的起点构想着未来。

丁品

□ 目 录

一、想象力的自我形成·····	9
二、想象力的自我训练·····	31
三、想象力与创作·····	77
四、想象力与教学·····	95





一、想象力的自我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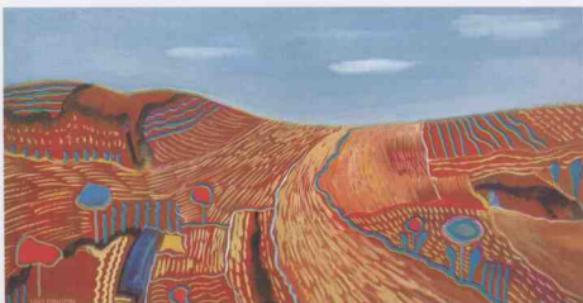
想象力的自我形成

我的想象力是和学画的经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就学习和创作实践本身，从不会到逐步掌握、成熟，每时每刻都存在着为艺术的思考与想象的过程。也正是这一点充分说明了，是形象、画面、图像和画笔伴随我通往生发的道路。几十年过去了，它是在一个极为漫长、复杂的创作过程中形成和完善了。为了证实它，我找出了1965年十三岁起我最初开始学画直至1977年间仅存的一些作品，通过这些画引发我对当时学画情景的记忆和对最初创作的回顾，真实地记录了那时我对创作的观察、思考和构想。这些产生在特殊年代的作品，其意义所在，它包含着我对艺术一贯的热情，一贯的执著和信念。它也是我一貫灵感、想象与表现的结晶。

我童年的画是一个充满了自我幻想的世界。一支笔一张纸的涂鸦使我的童心和想象兴致有余。到了小学五年级，我的画有了题材的范围。如系列的古装马队、有坦克、飞机和大炮，还有对战争电影的记忆。我画的小人几乎都和战斗有关。我有过一段画飞机的爱好，为了熟悉和画好飞机，我还专门订了当时的《航空知识》，从中了解飞机的型号和性能，画多了我能够把许多飞机的样貌默写下来。还根据想象使放我双方的飞机在我的画里进行空战。童年对战争与兵器的关注，成为我当时画母的主题。

也许是学画的缘故，我从小有着特殊的眼力和特殊的记忆。而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用画笔去抒发自己的想象，这样一来，画画自然成为表达自我想最好的方式。

在我能够自觉地进入画人像的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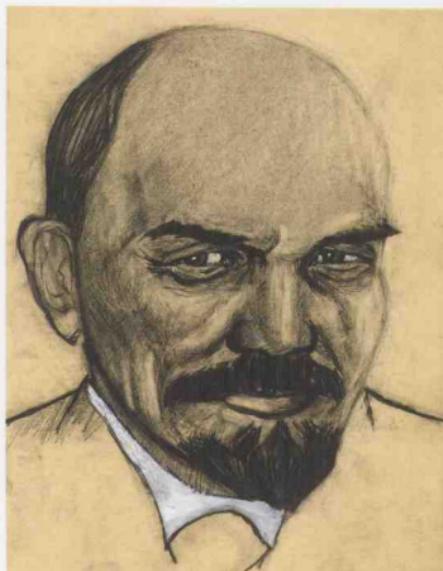


《红土地》 1985 丁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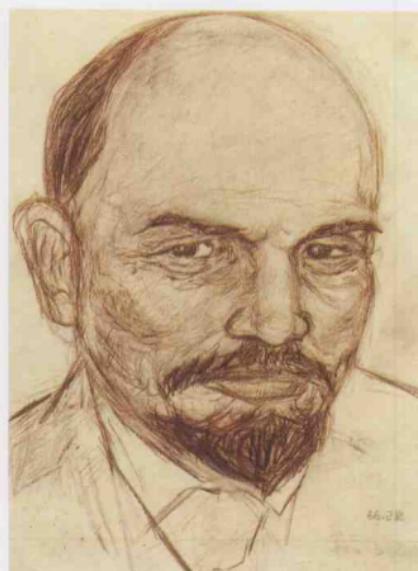
段，已经上初中了。1965年，我第一次临摹了列宁的画像。虽然画得不好，却体现了我从儿童时代的想象画向成年的写实画法转型。到了1966年，我又对这幅画像进行第二遍临摹，对照两幅画，明显使我看到了进步。学画的初始使我有了“艺术的感觉”，特别在临摹好画时有一种特别的愉悦感。我所指的“艺术的感觉”主要还是自己对形象的理解和认识。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从小是听到列宁故事和看列宁的电影长大的，可以说列宁就是真理和一切。他就是完美和理想的化身。而列宁的思想和学说是与我们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所谓“艺术的感觉”实际上只是一种对政治的态度和责任。当时我才13岁。这两幅临摹列宁画像至今保存完好。

后来，我在“文革”中也画过多幅毛泽东的大幅画像，包括正面标准画像和宣传画，这样的大幅画像只能用打格放大的办法，并使用大量的油漆和少量的油画颜料。说到当时画画的条件和细则，不如感受给我的印象深刻。1969

年5月，我作为知识青年分配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我所到的连队就在云南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里种植橡胶树。由于会画画的缘故，不久被借调到团部画毛主席画像。这次调动真正使我临摹领袖画像得以大展宏图，一下子从画纸上跃上大墙了。现在回想起来，我是顶着烈日画“太阳”的人。我感觉我是站在两个“太阳”下，一个让我“汗流浃背”，一个让我“无尚光荣”。客观地说，有我们当时对领袖的崇拜。也有我个人学画的执著。那时我刚刚满18岁。我学油画初衷就是因用了油漆画了大幅毛主席像而获益。从而经历了从小画一步到大画的历程。在超大的素描和色彩的关系中，面对高墙烈日登高爬梯学习调整绘画局部和整体的关系。那时的画大画就是在一幅比一幅大的任务和一幅比一幅快的速度中完成的。对我来说，这给予我作画的胆识，强化了我的造型手段。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海洋是红色的”，“风暴是红色的”，我们用得最多的颜色也是红色的。写到这里，使我想到当今许多年轻画家把那个时代



临摹《列宁像》1 1965 丁品



临摹《列宁像》2 1966 丁品



《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部分人物习作之一 1968 丁品



68.3

的“领袖图像”视为一种政治符号，“无限上纲”和“波普”，使“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扭曲转换成为一种变态的时尚。正如当年刺耳的高音喇叭变成了用迪斯科唱的样板戏。历史就是这样无穷地沿用它的口号变异着它的表现形式。使我看到了截然不同的许多方面。

“文革”初期也是我自学创作的开始。在我保留四十年的画稿中，有几幅1968年画的色彩和素描人物草图，是我为创作《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所画的素材。就在创作这幅画前，

我已画过几幅毛主席的水粉画像，其中较大的有《毛主席畅游长江》，还画过有工农兵形象的一些宣传画。我从六十年代的《美术》杂志的文章中了解创作的专业术语与作画步骤，从体验生活到收集素材、画创作草图和构图，画人物头像和动态，也包括对画面透视的分析，环境、道具的设计，画人物要画模特，还要学画解剖，画裸体和人体结构等等。我尽可能地了解学习创作的一些方法和基本知识，还从文章中了解美术作品是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要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反对

形式主义等等。

回想起来，我是第一次画这样的主题性创作，一切将从零开始。创作因为是画世界人民，只能通过图片资料的途径、找到形象的依据。我反复设想了草图，其中要以革命的亚非拉人民为主角，我从画报和报纸收集到这些形象，使我看到当时报刊上出现的外国人一律手持毛主席语录，一律佩戴毛主席像章。报纸说中国是世界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心。那个时期我们叫苏联是苏修，而阿尔巴尼亚人则是同志加兄弟。受“文

革”意识形态极左的影响。我对创作的认识和理解只能是狭义的，而我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对革命又如此单纯、自然而然地就画了《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这样的主题和创作。在那个时期一切中外文化艺术都是封资修的东西了，学习绘画从哪个方面起步和借鉴呢？幸好我自己一本被翻了无数遍的苏联特列恰柯夫画廊的画册，知道列宾和苏里科夫等俄罗斯大师的画，心里很明白，他们的作品才是最好的。“文革”中我还从邻家孩子那里借来《天鹅湖》和《梁祝》的唱片听，这么好的音乐与大街造反派的口号和喇叭形成强烈的对照。美感是感觉的东西，我把它藏在心里。后来这幅画只完成了素描稿，我就被发配农场了。

“文革”初期，参加组织的同学在学校画停课闹革命画，我因为父亲在运动中受审查的缘故，成了十足逍遙

派。我自认为一个人一生中最大的幸运，就是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时间，因为人的时间是和生命的价值联系在一起的。就这样1966年底我经各地大串联回京后，就一直躲在家中学画画。从1966年底至1969年上半年，整整两年半的时间，我自学绘画突飞猛进，学素描、学色彩、画构图、画人像。从临摹发展到可以独立搞创作了。我的造型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虽然我画的题材是受当时形势的影响，至少我没有去荒废时间，至少对艺术追求使我有了自信，有了目标。从那个时候起我认为：一个人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是能够自主地选择所喜爱的工作，实现自己的事业和理想。于是下决心为了我的目标去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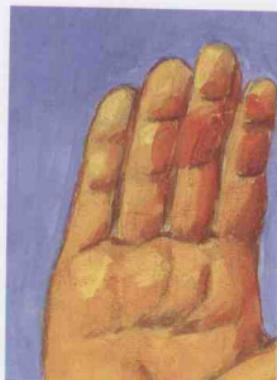
“文革”的十年是漫长的，它涵盖我从初中至知青生活。有幸的是我的努力和机遇使我能够在云南建设兵团和农垦系统机关从事美术宣传工作多年，



《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部分人物习作之二 1968 丁品

使我有了许多学习、创作和实践的机会。使我在生活的广阔天地里经风雨见世面，创作了不少好作品。我的知青生活结束时已经是1978年了，那年是艺术院校十年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考取了中央美术学院。“文革”使我懂得了许多。林彪事件的发生标志着人们从“文革”初期的极端狂热和愚昧中一下子变得突然清醒了。我和许多人一样从此什么也不信了。我目视着、等待着，直至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我用我的漫画鞭挞那些阴谋家和野心家。用我的画笔描绘人民欢呼胜利的那一刻。为此，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在运动中，绝大多数人卷入是不知情的。无论在任何时候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出发点还是善良的。我又往回想，1966年8月18日早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那万万岁的潮声、那时代的最强音，从此落幕了。如果中国早一天健全民主与法制，使个人的权力受到约束，也许灾难是可以避免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也是我学画的开始，它是我一生中不灭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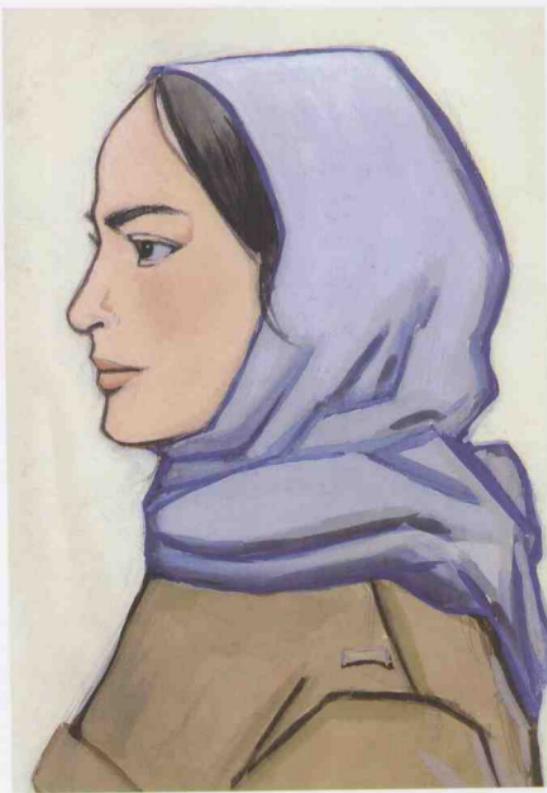
谈我个人学画的经历，是和“文革”、“老三届”、“知青”和“七八级”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特殊的历史名词，对于当代的年轻人来说几乎是完全模糊的或是一无所知的。我想说的是，画家的想象永远和认识、观察、知觉、思维、意识、判断、审美、感受、情感、记忆、印象、理解、联想、幻觉等密切相关联系在一起的。有这一连贯过程证实，艺术家的想象绝然不会是天然的。它和创作者的生活、经历、性格、情绪、爱好、学识、思想、修养、风格，以及表现技巧都有直接的关系。



《毛主席畅游长江》局部 1967 丁品



69.1
《雪夜》 1969 丁品



《将军的女儿》 1969 丁晶

● 1968年底的一个雪夜，我通宵挤在剧场卖票的队列里，排在我前面的是几位将军的女儿，她们几乎每人身着将校呢军装，按照现在的称呼应该叫“舰女”，通过几乎十几个小时面对面的观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观察她们的谈话，我观察她们的微笑，观察她们的眼神……我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对女孩有这样想画的感觉。这种感觉可以说是一种冲动吧。我凭借着记忆和印象把其中两个女孩默画了下来。用记忆和默写描绘形象，我也是第一次。



《在云南的素描和速写》 1977 丁品



●这几幅保存完好的云南速写基本来自于生活本身，其中有我参加边疆农业工作队时，在农村的基层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时，利用空闲时间所画。这些画注入了我对生活和边疆人民的情感，表现了我作画最朴实的一面。由此可见，来源于生活的速写会更真实。它是对生活的观察、认识、积累的见证，这些速写将成为未来创作必不可少的原始素材。